

(台湾) 廖 辉 英 作 品 系 列

辗转红莲

主 编
常 君 实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台湾) 陈映真

124.1.15

辗转红莲

主编 常君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辗转红莲/廖辉英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1996.1

(廖辉英作品系列/常君实主编)

ISBN 7-5059-2404-4

I. 辗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0347 号

书 名	辗转红莲
作 者	(台湾) 廖辉英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责任校对	尹龙元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平谷县胶印印刷厂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209 千字
印 张	10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 3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406-0/I·1761
定 价	1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1

日头赤焰焰，草鞋底下，每一步路一踩，仿佛就将烫炙炙的热气烙在脚心，一路贯达脑门，让人不住的如在火上烘烤般，跳进跳出，活像大戏里的丑角。

刘茂生右肩上一根扁担，身前身后各一个木制高柜子，玻璃橱窗望内看，拉拉杂杂挤满他叫卖的什物。汗水自额顶发际频往下流，满脸满腮的斑驳乱爬，刘茂生右手拉下腰际挂着的大汗巾，胡乱在脸上拭了两把；左手则拿着那支博浪鼓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摇晃着：“冬冬——冬冬——冬——冬”。

他清清喉咙，在摇鼓声浪的配合下，扯着声音叫卖：

“胭脂——白粉——针线——”

他今天走的路线是“牛埔仔”的大街小巷。天气太热，走不了远路，否则沪尾的大屯山麓许多乡间，像百力戛脚乡，或港仔墩、社子等地，都是他常去的地方，三不五时，十天半月的，总要轮流去走一趟。

这大半年来，不知是年纪的关系，还是心情的缘故，他倒是把平常常去的“商圈”给冷淡掉了，原来十天半月跑一趟，现在则二十天，甚至一个月才轮一遭，管不得那些三姑六婆嘀咕唠叨，只要有人说：

“这么久才来，缺白线没得用，光等就等白了头发。”

刘茂生的回答一定毫不留情：

“阿贵婶啊，多买点放着吧，线不烂不臭，多买也不

会坏，别买那一点点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说这样，买着放，要屯钱，我怎么会不知？我这点阿婆钱，没那么宽裕，你多跑一趟，勤快点来吧！有生意给你做，还摆这么缠头的样子。”

“阿贵婶，你不知，攀山越岭，靠的是我两条腿，走到贵宝地，卖一束线，不够我吃一碗茶啊。”

刘茂生说的也是实情。

山脚仔村，每一处都没几户人家，每一次去，也不一定都会有生意可做。他的博浪鼓一摇，只要手上不是有放不开的工作，当地人大多会闻鼓而至，聚集到他的摊箱旁，翻这捣那，看的人居多数，真正付钱买的没几个，而且成交的全是几分钱的小货色。

所以有一阵子，刘茂生不挑木箱笼叫卖，而改用背的容器，货虽少，却轻便，专卖偏远山区。

这一日，他破例走牛埔仔这一条路线，除了日头艳、天气热之外，最主要是近日来总觉意兴阑珊，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

按理讲，三十三岁正是人生盛年，他自小练过一两年拳脚；少年混迹，靠双拳打天下，体力应该没有问题，实在不该这么早就“衰老”的呀。

不，他不是衰老，他只是觉得“古井不生波”的平静日子开始令人不耐而渐失生机。

娶妻生子之后数年，他洗心革面，开始这种“卖摇鼓”的贩夫生涯，一点一滴赚取蝇头小利。说不上养家活口什么责任不责任的，而是浪荡日子终究有个尽头。选择

这行业，图的是小小的五湖四海任他纵横走罢了。

走，也有意兴阑珊的时候。

这天，刘茂生就是如此心绪纷乱的行经猪屠口，之后，过了几条街，博浪鼓摇得一阵紧似一阵，用以代替他的叫卖。

不知不觉间来到十埔仔附近，口干舌燥加上懊热难当，刘茂生一方面暗自嘀咕今日生意奇差，偏偏在人家午休时刻来到此地；一方面则忖度着那里可以容他搁下担子，喝碗茶或果个腹。

忽听那里有个妇人苍沉的声音唤他：

“卖摇鼓的——摇鼓的——”

“嘿——”

刘茂生长长应了一声，旋即将担子慢慢平放在路边，四处找寻叫唤他的顾客。

那一带巷弄杂乱突梯，他停担的地方，前前后后便有好几条巷弄。刘茂生一时不知叫他的妇人究在何处，博浪鼓只得又摇它一摇。

“这里啦，卖摇鼓的！”

刘茂生放眼循声看去，只见柴扉开处，立着个五十开外的妇人，梳一个铰剪眉发式，脸上厚厚还施着脂粉，正立在一丈左右的巷子口对他招手。

刘茂生乍见那妇人，只觉纳闷，怎么年纪一大把了，还如此浓艳的妆扮？

想归想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弯下身子挑起担子，往妇人立的门户走去。

妇人等他走近，觑着担子的玻璃门往内搜寻，一边拿嘴问刘茂生：

“有发簪没有？要好看一点的。”

在等刘茂生拿货出来看的时候，妇人又回头往屋里喊：

“阿婉，你要胭脂，出来看吧！”

刘茂生自木箱中拿出几支簪子，站起身转回头要递给妇人，眼光一抬，正看见一个发梢微微外翘的年轻妇人，眉眼含春的倚门往这边观望。两人四目相交，年轻妇人似笑未笑，眼睛一膘，袅袅婷婷往他的担子走过来。

刘茂生呆呆立在那儿，那妇人方才的一膘，似乎把他魂儿全摄去了，他全身麻麻的，几乎连移动一下都有困难。

年轻妇人挨近担子，发话问他，声音腻腻软软的，听得刘茂生一颗心都酥了起来。

“我要看胭脂，还要一把好梳的梳子。”

刘茂生直楞楞瞪着那叫阿婉的妇人，她个头中等，细身骨，肌理丰腴，身上那件高领三直扣的旗袍，松松裹着她那韵味十足的肢体，看起十分动人。她的眉毛拔得细细的，高高挑起，眼睛不太大，美在那如水的眼神；鼻梁、嘴形皆甚普通，称不上美。刘茂生痴痴望着她，忽然明白：这妇人的美，不在五官，而在那举手投足和眉眼流转之间。

“卖摇鼓的，中了邪还是怎的，我们阿婉要胭脂呀！”

“喔——是，是，我来拿！”刘茂生如梦初醒，赶紧回身去拿货品。

“大概天太热了，被晒昏啦！——请他家里面坐吧。”说话的是年纪大的妇人。

“阿娘，莫非是您晒昏了头？”那叫阿婉的妇道人家腻腻顶了一句：“他那花得起？”

一句话把刘茂生过往的野性全挑了起来。这什么话！自己如今虽沦为挑什货叫卖，人称卖摇鼓的，但当初还在地方上混时，虽不呼风唤雨，至少是个角色没有疑问。莫说男人看他是条龙，女人对他，也都另眼相看；想不到今天竟在一个自己看了惬意的女子面前被看低！伊娘！我刘茂生从前可不是做这种营生的人！我可也是——

“卖摇鼓的！我要细一点的香粉，有没有啦？太粗的，我可不要！”

“有——有新竹香粉，好不好？”

刘茂生巴结的把粉柜子里所有的好粉全拿出来，就像掏出自己的心肝给人家看鲜不鲜、好不好一般，只有巴结承望的份。

那叫阿婉的女子，把刘茂生所拿出来的胭脂白粉，一盒盒、一块块拿出来看了又看、嗅了又嗅，似乎很难有个令她满意似的，久久还无法挑中。

“还有没有呢？这一盒比较细，不过碰坏了一角，你看，破了这一边，那都快半盒损毁掉了——”阿婉摩挲着白粉的包装纸盒，犹豫起来。

“如果你要的话，我明日再来一趟。”刘茂生话一出口，自己也吃了一惊，这太有违他平素的作风了。

阿婉抬眼看了他一眼，这下子倒是笑了笑。

那五十多岁、阿婉唤做阿娘的妇人，这时也开口说了话：

“为一盒粉叫你来一趟，我们不好意思，赚没几文钱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也不靠这穿衣吃饭！”

“哦——”那年纪大的妇人，一听刘茂生这话，长长“哦”了一声，换上另一副表情看他，闲闲但饶有兴味的看着他：“这话怎样说？莫非你卖摇鼓在迟迟？”

刘茂生不防她问得直接，脸上一热，有点支吾起来：

“有些家业，因为兄弟没有分产，我一时不知做什么好，姑且卖卖什货叫摇鼓，不会让人批评是吃闲饭。”

那有年纪的妇人看着他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这倒也是——喏，我今日就先买这发网和簪子，如果方便，明日还请你多跑一趟，带些新货来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刘茂生忙不迭称是。

“阿娘，我那白粉只剩一小块，涂不顺手哩。”阿婉仍没放下那盒其实只缺一小角的白粉，带点撒娇的说道：“原来说今天要领面？下午没客——”

“算了，这卖摇鼓的既说明日再来，咱们就不差这半日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阿娘也知道我性子急，等不得呢。”

刘茂生一旁急急便说：

“你如果不嫌弃，这盒缺了角的，你先拿去用，明日我再送盒新的来。”

上年纪的妇人忙说：

“那用得到两盒？不要！不要！”

“没关系，这盒算我送的。”

“那怎么好？第一次交易就叫你送，总有些不妥吧？”

“没关系，做主顾嘛！”

“这倒也是，主顾客，总要有个开始。”上年纪的妇人此时才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，指指阿婉，说道：“是我女儿。要什么东西，一点也等不得，像个孩子一样。”

阿婉掩着嘴笑了笑，拿眼膘膘刘茂生，说道：

“我看你还真不是靠这穿衣吃饭的，来了大半日，不赚反赔！看明日你敢不敢来？”

刘茂生见她神态语气间有些忸怩，便也大起胆子，笑着说：

“怎么不敢？这里又无虎豹吃人！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你进去吧！”那做母亲的妇人，忙把女儿往屋子里推，上衣襟里掏着，拿着两个角子递给刘茂生，说道：“今日让你蚀本了。”

“哪里话，哪里话！”

刘茂生目送阿婉母女一前一后进了屋子，心里颇为不能多盘桓久些而怅惘。

那阿婉，看年纪也有二十五、六岁，难道不曾嫁人？依旧跟着她阿娘同住？寻常人家，家境不好的，那有闲情闲钱，胭脂花粉抹得香喷喷的，穿金戴银妆扮入时？如果说是有钱富户，看起来又不像——

刘茂生呆了一会儿，寻思未果，挑起担子，只得迈步离开。

但经这一折腾，他却无心叫卖了。手中的博浪鼓不曾晃动，那叫阿婉的女子身影，竟至挥之不去。

伊娘！又不是没见过女人！和他那童养媳妇莲花送

做堆前，他在家乡新庄仔是出了名的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更别说是女人了。可就没那一个像这阿婉一样，如此合他的意，如此叫他心痒难搔。

“喂！大目仔！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刘茂生失魂落魄，冷不防有人用力拍他肩头，而且出声唤他的绰号。他吃这一吓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从前新庄的街坊邻居长脚杉。

“是你，长脚杉，怎会在这里？”刘茂生放下担子，反问了一句。

“说起来话头长，我在我母舅的茶行里帮忙，就在稻埕那里，一丁目附近啦。”长脚杉好奇的打量着刘茂生：“我来这里六、七年了，怎么都没有遇上你？”

“我是第一次来。”刘茂生有些腼腆，贩什货以后，他特别怕遇见从前少年时代的熟人，落魄啊！想想自己古早时多么威风！

“真是！我们也七、八年没见了吧？”

“是是。”刘茂生身子一矮，准备挑起担子走路，却被长脚杉按住：

“急什么？老厝边，多么难得！这七、八年你都不曾回去？”

刘茂生摇摇头，浑身不对劲。

“该回去看看啦，回去准没事啦。你知道吗？”长脚杉诡异的瞅着他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真不知道呀？被你砍杀两刀的金水，躺了一个月

全好啦！他家里把他送到神户他叔仔那里学生意，听说在那里娶了日本婆仔，也七、八年没回来过。”

“喔——我全不知。”

“所以，我说你回家去没关系啦。金水他家，当年也不曾告官，没通缉啦！咱台湾人的事，能化解的就化解，不必告到四脚狗那里。”

刘茂生听了这些话，心潮激荡起来。

原来那该死的金水没事，人还去了日本。害他躲到圆山仔不敢回去，几年来过这种落魄日子。

失算了！真是失算了！

“我兄哥、阿嫂，人都健在？”

“还算康健。出来近十年，问这话不嫌太迟？”长脚杉话锋一转，又问：“生意好吧？”

“过得去。”

“这一带生意怎么样？好不好做？”

“才刚来，卖了一家。”刘茂生指指前面巷子：“这种乞丐生意，那谈得上好坏。”

“月银老娼那里？”

“叫阿婉的。”刘茂生摇摇头：“不叫月银。”

“哈！四四不是十六！”长脚杉大腿一拍，笑得前仰后合：“月银是老娼头，阿婉是她的摇钱树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刘茂生结巴着说不出话来：“看不出来——”

“怎么会？阿婉那招摇样子。”长脚杉说：“也不是窑子，她们就立个门户，知情的识途老马才会找着去。”

“原来如此!”

“知道了吧!烟花查某,买胭脂花粉出手较舍得。”

“也不会。”刘茂生说:“妇道人家,总爱占点小便宜。”

“月银老娼,出了名的攒钱鬼。阿婉十多岁开苞赚了,现在怕不三十啦,还不给她找个归宿。再过两三年,人老珠黄,给人做小或做黑市,只怕都难。”

“有三十吗?看不出来,还挺粉嫩的。”

“烟花女子,不做粗活,不用拖磨,看起来是年轻些。”长脚杉摇摇头:“月银这老娼也狠,不是她亲生的,就要阿婉一直赚下去,榨干为止。”

刘茂生未料阿婉是个私娼,但这事实倒使他的心活络起来。他问着长脚杉:

“什么行情?”

长脚杉略想了想:

“当初听说要十元一度春宵,这两年生意清淡,人也老了,大约落价了吧?怎么样,大目仔想去尝尝?”

“什么话?我不过问问——走啦——”

长脚杉自后喊话:

“你不回新庄仔去看看?”

“要回去!要回去!”刘茂生回头眉开眼笑的喊回去:
“没早遇见你,也不必等到今天!”

说罢,挑着什货担,如飞去了。

由牛埔仔一路飞步回圆山仔，刘茂生把摇鼓一插，不让它“冬冬”作响，是执意不做买卖的意思。

今日一日，不，只有半天不到的工夫，发生了这许多事，好像过去七、八年间牛车拖步死水一般的日子，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半日的来临而忍耐着。

老天有眼，居然也让他等到了这天。

八年前，为了狮阵的事，分属两个狮阵团的茂生和金水起了冲突。两人同为新庄仔上游手好闲的不良子弟，家里也都有一些产业，所以各自看对方不顺眼，互毆挂彩，茂生顺手拿起镰刀，扑向金水，一刀划伤后者的肩背，另一刀割了金水的肚腹。只见金水捂着肚腹，鲜血自指间开始而渗出，终致汨汨奔流。

茂生呆呆瞪着金水。

只听身旁群情哗然，有人大叫：

“杀死人了！杀死人了！”

“大目仔杀人啦！”

茂生此时才如梦初醒，把镰刀一丢，拔腿就跑，连他哥哥家也没回，当下就跑离了新庄仔。

逃出新庄仔，他不敢回家，在外面躲藏了好几天，方才偷偷摸摸乘夜潜回自家去。

他那时候便当养女被他爹娘买进来的媳妇许莲花警觉，不等他敲第二回门便出来应门，一边注意四下，一边

急急将之迎进自家屋子，这才忍不住小声埋怨：

“你还敢回来！金水他兄弟和母舅全来了，大伙嚷着要你的命……大兄前日也来，叫你避一避，说最好把家搬了，不要被找到……”

刘茂生默默摸着凳子坐了。莲花非常小心，不敢点灯，只有里侧卧房一盏小灯映照出来的亮光，让客厅有点能见度。依稀里看得见茂生逃亡的狼狈和仓皇。

“也不是少年，干嘛火气那么旺——”

“少囉嗦！我回来听你教训不成！”

莲花很快闭嘴，长久被压制的小媳妇习性，令她养成了逆来顺受的脾气。她起身，准备倒杯水给丈夫解渴。

“等一下！”茂生烦躁的喝住她：“话没讲完，你去哪里？”

莲花乖乖站在原地，低着头等丈夫发落。

“我大哥有无提及金水的伤势？”

“金水的伤势很严重，不知能不能救活，只说——医生尽量在救，大哥说，只怕——”

莲花把话咽了回去，抬眼看了一下丈夫。

“只怕什么？你讲话还分段分批的呀！”

“大哥是说，只怕要卖掉一块田赔金水他们。”

那时期，所有的消息就只有这些。不等他大哥刘茂林再来递消息，刘茂生在两日内，乘夜和家小搬离暂栖的六馆，远远躲到圆山仔去，不想圆山仔一住，整整就是八年。

茂生只有茂林一个哥哥，倒有五个姊姊，因为么儿，又系老来子，所以自小就得宠，到了十余岁已经管束不住

了。

说来他也并非极恶，只是不学无术、血气方刚，加上好勇斗狠。

从小，他就翻翻滚滚，不肯斯文处世，所以父亲让他跟了个师傅学拳脚工夫。茂生没定性，又不肯吃苦，学了一年多逐渐荒殆，最后索性弃学。

他在十八岁那年上头和童养媳许莲花圆房，过了一年，他父亲就过世；再过三年，母亲也跟着谢世。

从此，家里经济大权就落到茂林手中。

刘家在新庄仔开子家商行，卖布匹、什货，另有两亩良田，算是有点根基，不过也并非大富大贵，可堪浪掷。所以茂林管家，不像父母在世时对茂生那般供应；茂生又是挥霍惯了，为此经常和他兄嫂闹意气，吵着要分家。甚至不惜和妻小搬离新庄仔旧宅，逼他哥哥分炊分产。

不过，没等茂林点头，就发生了金水那件事。

茂生不学无术，好勇斗狠，可惜真正遇事，并不是具有胆识的人。像金水那件事，在冲动下动手，事后畏罪潜逃，一躲七、八年，根本不敢去探个究竟。如果不是这一日正巧给长脚杉遇上，他还不知这些“后事”呢。

乖乖！为了潜逃，八年来，他可是吃足了苦头。不说再也不像往日那般，不做事就有钱花，为了养家活口，他只得收起纨绔子弟的习性，断断续续谋了些营生。

他曾在料馆街附近搬运过木材，也在暗藏春色的贷座敷和料理屋，做过拉客的三七仔。可以说，他是拉下了往日刘家少东的脸皮在挣扎度日。

手摇博浪鼓卖什货的贩夫生涯，也不过开始于这两三年。改行的原因是受不了被老板吆喝的日子，不再看人脸色，也不想再死守一地过一成不变的日子。

他住的圆山仔靠近八卦潭，离他曾经工作的六馆或料馆街都远，所以茂生从来便是三、五天或长至七、八天才回家一次的。不知是不是因为年纪太轻，所以莲花在送做堆五年后的二十三岁，肚皮仍无一点迹象。

当时他虽吵着要分家，但尚未赌气搬离茂林当家的大宅。依从个长辈的撺掇，收了个六岁的养女，取名叫秀子，主要是看秀子能不能招弟或招妹。

才收养了秀子，不出几个月，茂生便赌气将妻小搬了出去，出一招险棋要逼他大哥分家。

不想人算不如天算，没两个月，又发生金水事件，只得亡命到人生地不熟的圆山仔。

五年不曾生育，舒服日子里偏偏不曾育个一男半女；等搬出去住，继而又避居圆山仔，日子开始颠沛流离，他又逼得大部分时间在外工作，莲花却偏在此时生了个儿子，不出两年，又来了次子。结果，家里一下子便是五口人吃饭，差点将他的肩膀压垮。

磨难日子过到谷底，真以为再也过不下去了。秀子十四岁，可以帮衬着做点事，长子进财六岁，次子进丁四岁，认真说起来，仍在嗷嗷待哺。而他卖什货，不像别人认份加认真，自然所得有限。在这情况下，茂生有时故意出远门，远到大屯山或草山麓去贩卖，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，为的就是不想看莲花对他苦着脸或伸手要钱。